

台州书屋

世间所有的相遇

——读张广星新作《一方集》

任健 / 文

张广星老师很勤奋,今年年初推出了《脚印集》,不久前又有新著《一方集》出版。

显然,《一方集》书名取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广星说:“几十年的媒体人职业生涯和文学写作经历,都使我更加深爱这方土地,这方土地上的人,这方土地的一草一木。所以这里的文字,都是充满真情的文字。我爱这里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已逝去还是健在。”他说的这一方土地,指的是家乡黄岩,也指台州,也指中国。

每个人的人生际会,都映照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一些宏大叙事。人,不管活多长或多短,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有故事的,或悲伤或欣喜,都值得被记录。

叶廷璧、张永生、何敬业、夏茅、钱国丹、叶文玲、蔡天新、黄准……这些闪亮的名字,先后出现在《一方集》中。这是一部纯粹的“怀人录”,除了少部分写亲友、老师、同学,大部分写的是作者家乡黄岩文艺界的人物故事。张广星以良善、温润的心灵,呈现给读者月华般清辉的文字。

书中写知名画家蒋文兵和夫人施铮铮的文章共有四篇之多。写到蒋文兵艺术创作不拘一格,援引王伯敏的评价:当走笔拉线到了兴奋极点时,他是一位忠于艺术的“无法无天”者;《近佛的人》写的是施铮铮,结尾写道:在我看来,能在现实世界中看淡放下功名利禄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佛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施铮铮老师也是个近佛的人。

认识张广星老师几十年了,但交集不多,直到前年报社和广电合并,才有幸成为同事。早年听说他抛开公务员身份,主动要求去电视台当记者,很是钦佩;他

是一位懂得从理解自身天性禀赋出发,穿越普世价值观,追逐自己理想的人。在新闻业界,张老师一直备受尊重——他品性中真诚而质朴的特质,在为人处世中自然流露,在文字中更有着淋漓尽致的表达。

非虚构写作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以在场的方式追忆往事,并将写作者的真情感融入叙述。

张广星是原黄岩岩委办秘书,亲历了黄岩当时孙书记领导下经济社会人心所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集》中,关于黄岩岩委委书记孙万鹏的专题文章有两篇,其中《黄岩好书记孙万鹏》一文,写孙任职期间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联合发文,扶持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这是全国第一个明确支持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政府红头文件。此为新闻事实。文章接着写道:孙书记对民营经济的全力支持,使黄岩经济突飞猛进。这是作者的观点,抑或是黄岩百姓的观点。事实与观点无缝衔接,没有强加于读者的生硬感,读来自然流畅。另一篇,作者从《人物》旧刊读后感引发朋友圈系列留言说起,回忆孙的日常点滴,表达了对老领导开阔的视野、清廉的工作作风的激赏和崇敬。

时光如流,在岁月悠长的回声中,那些曾经启迪、温暖、关照过我们的人,怎能不让我们一次次怀想一次次感佩?

杜甫在写给李白的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里有一句“遇我宿心亲”,意思是遇到和自己心气相通、志同道合的人,不要想着合二为一,也不要认为可以取代,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只是从此内心多了一份理解和欢喜。

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欣赏这个人看世

界的独特眼光。

在《安息吧,伟雄》一文中,作者以沉静的叙述悼念英年早逝的画家黄伟雄。“他对当时的央视品牌栏目《百家讲坛》,一些知名人物讲的‘红楼’人物,常常有不同意见。他还能就《红楼梦》中的园林花卉、中医饮食、风俗描写,述说他的见解。一个山旮旯里出来的乡文化员,竟然如此博学多闻,而且凡事都有自己的卓见,这让我非常惊讶。”作者还写到一个动人的场景:“有时伟雄躺在桌子上,我也躺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们漫无边际地聊,可以聊到不知天将黑甚至已黑。”那时,黄伟雄已辞职,在黄岩孔园文昌阁办美术培训班。周末得空,张广星经常骑车去见他。下午,送走学生,把教室打扫一下,他们就在同学们的凳子上坐下来。没错,有时是躺,在桌子上。

刘震云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试问:人的一生中,能遇见几个可以不拘小节并且很聊得来的朋友?

除了黄伟雄,还有陈叔亮、周宪文、叶春文、章甫秋、王德虎、万家超、张晖等等。《一方集》把大量的篇幅留给了逝者。张广星对那些已逝者的赞许和不舍都幻化成深沉的悲悯,内化于心后娓娓道来,似是老友间温柔的倾诉,也如史海钩沉轻轻提拉缓缓放下。如《怀念李启海老师》,写黄昏下班途中,收到短信,得知高中班主任李启海离世的消息。入睡前,用了七八百字的篇幅写洪崇恩、毛昭晰、刘宗武、孙犁等人的离去,想来作者思绪纷繁不忍直入。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识人、阅读,都是遇见。金秋桂子,十里飘香。在处处流淌着柔情蜜意的时节,读张广星的《一方集》,是美好的遇见。

8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重映 童真的故事,让人的意志更坚定



林立文

10月11日—11月29日,《哈利·波特》全系列8部电影将在电影院重映。

不知道有多少同龄人和我一样,蹦上脑子的第一想法是:“带孩子去看!”

2002年1月26日,《哈利·波特与魔法师》在国内上映。22年过去,这期间小说、电影不知重看了几次。我儿子也在我的推荐下,在电视前看电影,从《魔法石》追到了《火焰杯》。按我的计划,这之后的剧情即将走向“少儿不宜”,原打算就此打住,让他过几年再看下一部《凤凰社》。

因为这一次的重映,我决定陪着他在影院走完“哈利·波特电影之旅”(不适宜的内容,我会挡他眼睛的)。

我由衷感到,不在影院看,《哈利·波特》的魔法就失灵了一大半。

视听效果当然是一大原因,更主要的,是影院的氛围。

我2006年高中毕业,中学六年,国内影院上映了4部《哈利·波特》,学校全部组织包场观看。

每一次在影院看《哈利·波特》,少男少女们抬头看的是魔法学校的故事,走神时往四周看去,看的是各自在意的人。哈利、罗恩、赫敏这三人的关系,以及四大学院之间学生之间的感情,也是影院内观影的同学之间的羁绊。

现实中,我们也有憎恶的“马尔福”,也有团结的“邓布利多军团”,也有意难平的“秋张”。很多年过去后,一些中学同学成为夫妻,和“霍格沃茨”毕业后组成家庭的老同学一般无二。

“魔法”存在吗?从魔杖射出的咒语是大家乐此不疲的浪漫游戏,除了儿童,很少有痴迷观众真的相信有魔法。

真正的“魔法”是蓬勃而脆弱的青春。当我们成为忙着带娃的中年人,得知《哈利·波特》系列要全部重映,“魔法”又瞬间击中了我们。

电影院是储存“魔法记忆”的绝佳场所,很多你以为忘了的事情,会在影院重看《哈利·波特》时一一浮现。

这些年重看《哈利·波特》系列,重拾一些对配角人物和支线细节的解读,给了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感受。

马尔福,富二代无用少爷。细读小说再去重看电影,就会发现这个角色其实没有那么可恶。他对哈利、罗恩、赫敏三人组的恶意,他所做的一些恶行,是典型的“平庸的恶”。他自以为是的高傲,对“泥巴种”以及“蓝眼巫师家族”的歧视,都是他对“纯血统出身”的父母的拙劣模仿。

如果他真的不可救药,在钟楼上他完全可以痛快给“邓布利多”一个“阿瓦达索命”。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是“哈利·波特光环”的受害者。

生活设的坎,用善良迈过去

——读陈慧《在菜场,在人间》

王加女 / 文

《在菜场,在人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在菜场”,作者陈慧通过菜场这个小舞台展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让我们感受到人间的冷暖与温情,找到忙碌生活中的那份感动。第二部分为“在人间”,写作者小时候在老家的故事。整本书共20多篇故事,每个故事中的角色都很普通,就好像我们茶余饭后八卦的身边人一样,只是我们聊完就翻篇了,而陈慧却能用文字把这些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他们的人生起伏牵动着我们的情绪。

陈慧,这个没有高学历、生活颠沛流离的女人,怎么能恰到好处地抓住读者的心呢?我觉得是因为她对人有同情心,她不只是个记录者,她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每个故事的结尾,她没有直接给出评价或感悟,但细细品味,你就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奈、怜悯、愤怒、敬佩的情绪。这种情绪能带动读者的心,从而引起共鸣。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里闪出一个词“善良”。善良是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人生,善良的人能够跨越生活给我们设的坎。

书中的人物,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善良的力量。那个在市场捡钱的阿瓜,他虽然智力低下,但他心性纯真如孩童,只捡小钱不捡大钱,帮助别人跑腿买早餐,赚取微薄的钱全部交给父母,不让父母操心,并且全心全意孝敬父母。跟事业有成,人人夸赞却不能不在身边的弟弟比起来,父母更喜爱他,因为他是父母最好的依靠。背毛竹的佟良贵,当他的搭档阿牛去世后,佟良贵在自家都没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收留了他的两个儿子,最终两个女儿嫁给了阿牛的两个儿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还有因为后妈没办法上学的荣恩,

他恐惧这个“天选之子”,因为哈利的存在,他的平庸被放大了。所以他似是而非地去模仿“伏地魔”倡导的错误价值观,坏得如此狼狈不堪。

马尔福的父亲“卢修斯”同样如此,他根本不是个铁杆的崇拜“伏地魔”的食死徒,他只是想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躺平而已。

这对父子角色的内在,观众不是人到中年,哪说得出一声“理解”。

再比如“斯内普”教授,在小说和电影的最后,他以一己之力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最大的戏剧冲突。他临死前要求哈利看着自己的要求,可以算得上世界文学、电影史上一个著名的“痴情片段”。

重看时,我发现斯内普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人物的多面性。

伟大而慈爱的邓布利多教授,亏欠斯内普太多。他利用了斯内普对哈利母亲“莉莉”的爱,让斯内普保护哈利安全,乃至背负“杀死校长凶手”“食死徒”的恶名。邓布利多对斯内普循循善诱,美其名曰“将功赎罪”“牺牲自我”,说到底就是“利用”。

品读斯内普的人生,会突然为一件事心碎。斯内普是一个“大脑封闭术”大师,擅长封闭大脑,不让黑魔法师读取他的回忆和真实想法。他为何擅长此术?因为他的过去是一地痛苦的碎片,他在利用“封闭术”逃避痛苦。

哈利的父亲“詹姆”,他勇敢、机智、聪敏,但在斯内普面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霸凌者”。大多数时候,我们因为他是哈利的父亲,嫁接给了他很多羡慕。但和斯内普相比,詹姆具有重大的性格缺陷。如果没有詹姆对斯内普的霸凌,后者凭借天赋和努力,以及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度,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魔法教授乃至霍格沃茨又一位伟大的校长。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纳威·隆巴顿”,我想哈迷们应该很少有人不爱他。纳威是我最希望我儿子关注的男孩。他和“预言之子”哈利·波特天差地别,是一个长期被同学无视、被老师轻视的普通男孩。但故事的最后,他差一点成为“预言之子”的命运,让所有人震惊。他也用斩断巨蛇“纳吉尼”的那一剑,证明了自己彻彻底底的“格兰芬多品质”。

后来成为哈利妻子的金妮,在电影里表现的空间很小。在小说中,后期的她不再是那个崇拜哈利的小女孩,而是成了哈利强大的精神支柱,给了他最需要的来自家人的安全感。聪敏的赫敏是系列电影中优秀女性的代表,相比赫敏,成长后的金妮展现了更全面的女性的魅力。可以确定,和金妮在一起,哈利·波特绝对会是一个好爸爸。回家他绝对不敢只刷手机不带娃,他老婆的眼神,就是最厉害的咒语。

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在看前四部电影时最爱问我:“TA是坏人吗?TA是好人吗?最后他们会死吗?”

我说:“没有绝对的,天生的好人或坏人,魔法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都一样。邓布利多也会因为欲望干坏事,伏地魔在年轻时也曾经动过善念。所以,《哈利·波特》系列故事告诉我们的重点,是要要求自己努力去做一个好人,努力去去除那些不正确的想法和努力习惯。”

我很庆幸,虽然生活里的挑战比魔幻电影的艰难剧情更粗糲,但我仍然愿意重看《哈利·波特》的故事。

面对困境,童真的故事,往往能让意志更坚定。

微尘之下

——读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



013.68/1847 普通文献借阅室 台州市图书馆

是迷住一颗男人的心,人们往往只要求她们长得美,而不是别的品德。不论是公主还是牧羊女,总是必须漂亮,才能获得爱情和幸福”。

美貌且无知,这是男性最希望从女性身上得到的。在这种社会标准下,英国女权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描写了社会对女性的教育,“她们从幼年起就受到这样的教导:认为‘美’就是女人统治一切的手段,要心为形役,心灵只能循着它的金丝笼的周围遨游,赞美那把它牢笼起来的监狱。”

生育,被凝视的价值

人类的社会发展经历了狩猎采集、牧民与村民、城市公民几个阶段,文明在进步,但女性的生活状况却在后退。在狩猎采集时期,男女两性的关系十分平等,但到了城市公民阶段后,分工开始专业化,女性渐渐地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家庭中,照顾幼儿、加工食物、生产织物,这些工作虽然繁重,但却脱离公众视线,因此家务的价值也不被社会承认。“生活不断重复,却到不了任何地方,她被确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中,中止了生存的发展,她是障碍和否定。”西蒙娜·波伏娃感叹,处在家庭和家务中的女性,在社会价值上呈现的是一种透明。

社会给女性竖立了一道屏障,不允许她们直接进入公共领域,除却家务之外,女性的社会价值只剩下生育。

生育原本是自然对女性的嘉奖,社会发展后,生育却成了对女性的一种惩罚。《世界妇女史》里记录:在狩猎采集时期,女性如果在养育共同体的孩子方面起到主要作用,那么她们就会参与该群体的重要决策活动。到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600年,两河流域开始把女性的生育作为私有财产的基础,“男方家庭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在新娘结婚和生了第一个孩子后,才会得到聘礼或彩礼”。

在古希腊,生育雅典男性公民是妇女对公共生活最大的贡献,“在印度吠陀时代,女性的社会价值是用其生育男孩的能力来衡量;在古代中国,妇女获得荣誉的唯一方式是在家庭中做好妻子和母亲,生育角色是其扮演的唯一社会角色……”

从生育嘉奖到生育惩罚,生育价值让女性被物化,地位、财富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导致女性地位的低陷,无疑是父权制想要的结果。在父权制的掌控下,女性缺乏掌握正式权力的途径,丧失了继承财产的权利。因为父权制的本质就是限制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使她从属于生殖。

女性,被凝视的性别

教育是人们自我成长的第一步。在资源贫乏时期,教育历来被掌权者控制,因为它会启发思考,趋向理性,而“理性对于女性的贡献是真正的自由”。很难想象,这种思考是在18世纪,260多年前英国女权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结论。“两个自由人的对峙,是为了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作为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比常人更能洞悉到自由带来的力量。但是作为利益既得者,父权制希望事物的秩序是既定的,“权力永远忠实于它的重要原则”。

自由能带来什么?独立意识!独立的倚仗是什么?经济基础!“男性威望不是幼稚的幻觉,它有社会经济基础。”西蒙娜·波伏娃观察到了,作为长期的掌权者,男性早就明白权力、威望、地位的来源。

打破女性与社会的屏障,是通过工作让女性与社会建立连接,她和世界之间,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西蒙娜·波伏娃给现代女性指出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

经济是女性的归宿吗?并不是。获得经济自由的女性还只是走在半路上,作者认为,“在道德、社会、心理上她们并没有达到与男性一样的处境”。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可能仍然认同并遵从前辈女性的价值观——女性的价值要在家庭里体现,当她们“在工厂里完成任务,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免除家务的繁重劳动”。

女性独立自由的归宿在哪里呢?发言权!美国批评家钟繇说,争取发言权的过程既是一种自我改造的行动,也是将自身从客体变为主体的必由之路,因为主体才有发言权。从政治领域来说,发言权就是女性获得选举权。186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书中写道“妇女要求选举权是为了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

西蒙娜·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性,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男人、社会让她成为第二性。”实际上,第二性绝不仅仅是女性,那些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内没有发言权的人都是第二性,比如,雅典时期的妇女、外邦人、奴隶,他们都被隔绝在当时的民主制度之外。美国作家理查德·赖特在自传体小说《黑孩子》里指出,一个美国年轻黑人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他要坚持的斗争仅仅是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这种自身与外界困难,与女性遇到的相同。所以一个人,无论男女,如果TA在政治和公民领域内没有意义,如果TA是一直被选择的对象,那TA就是第二性。

蒋曦 / 文

白瘦幼,被凝视的审美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红楼梦》里贾宝玉的这句话,让很多人认为贾宝玉是个反封建斗士。但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他在书中说的另一句话:“女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同样是女性,贾宝玉爱的只是未出嫁的女儿,这是反封建吗?不,贾宝玉赞美的只是封建士大夫的审美:白瘦幼。在士大夫眼中,理想的女性是一朵将要凋零的花。这种对弱的无限赞美,可以平衡他们作为男性的不健壮。

在与自然对抗中,男性的体力优势成了一种自然的天赋特权。当男性意识到这种优势带来的好处时,他们不仅满足于这种优越性,而且更想抓住这个特权。于是,他们制定了一种审美规范:瘦弱是一种美。

卢梭在《爱弥儿》中描写一个受过“社会审美教育”的女性是这样的,“她们不但不以自己的软弱为羞,反而以此为荣;她们柔嫩的肌肉是没有抵抗力的;她们承认手无缚鸡之力,如果被人认为强悍健壮就会害羞”。

瘦幼是孩童时期的一个特点,孩童还有一个特点是无知,父权制把这也塞进了女性审美规范。他们把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美其名曰:天真!孩童的天真是应该的,因为他未与社会产生过多的连接,但成年人的天真只是说是幼稚,男性把女性长久置于幼稚状态,只是希望她们永远能被轻易控制。

把智力从女性的成长中剔除,留给她们的需求只剩美貌。西蒙娜·波伏娃写道,男权社会“对女人来说,最需要的就